邢特進集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邢特進集
作者：邢邵　北齊

本作品收錄於《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邢特進集題詞

濟陰温鵬，舉鉅鹿魏伯起、河間邢子才為北朝文人稱首，楊遵彦《文徳論》云：「古今詞人皆負才遺行，唯邢子才、王元景、温子昇彬彬有徳素然。」則温、邢在當日兼以行顯，非伯起驚蛺蝶比也。子才讀書，五行俱下，獨不喜讎校，曰：「天下書，至死讀不可徧焉，能始復校。」此言頗疎，率而後世才士間宗其說。余度隋、唐以來至今日，書籍多子才時更數倍，苟欲徧識，塗必出此，所謂漢髙取天下，得意者闕中耳。置學一奏事，闕典教餘，文無絶殊者，漢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君相，莫能遵用，太史公三致慨焉。以元魏靈后之時，子才欲伸其志，予竊難之。異同交安，賢愚並接，抱此天資，與物無忤，然在坐作表，袁翻怒為小兒言論相輕，崔暹奪其帝，聽甚哉！入世之不易也。

婁東張溥題

內文

賦

新宮賦

擬二儀而構路寢，法三山而起翼室。何大廈之眈眈，而斯干之秩秩。豈西京之足偉，故東都之所匹。爾其狀也，則瓌譎屈奇，瀾漫陸離，嵯峨崔嵬，巉巖參差。若密雲之乍舉，

似鵬翼之中垂。布菱芡之與蓮蒂，咸反植而倒施。若承露而將轉，似含風而欲披。土成黼黻，木化蛟螭，布紅紫之融洩，間朱黃之赫曦。獸狂顧而猶動，鳥將騫而以疲。木神水怪，海若山祇，千變萬化，殊形異宜。陰梁北注，陽鳥南施。百楹列倚，千櫨代支。或據險而形固，或居安而勢危。

詔

為齊文宣受禪赦詔

無德而稱，代刑以禮，不言而信，先春後秋。故知惻隱之化，天人一揆，弘宥之道，今古同風。朕以寡薄，功業無紀。昔先獻武王，值魏世不造，四海幅裂，九鼎行出，祭器無歸。乃驅御侯伯，大號燕、趙，拯厥顛墜，俾亡則存。文襄王外挺武功，內資明德，纂成先業，闢土服遠。年逾二紀，世歷兩都，獄訟有適，謳歌斯在。魏帝俯遵歷數，念在褒裳，遠取唐、虞，終同脫屣。實幽憂未已，志在陽城，而羣公卿士，誠守逾切，遂屬代終，居於民上，如涉深水，有睠終朝。始發晉陽，九尾呈瑞，升壇告天，赤雀效祉。惟爾文武不二之臣，股肱爪牙之將，左右先王，光隆大業，永言誠烈，共茲休慶。然三皇存教，非易可免，七名改咒，庸可庶幾，思其億兆，同始茲日，其大赦天下。

表

百官賀平石頭表

大江設隘，實限夷華，前魏觀濤而退，後魏登山而反，聲教不通，多歷年代。今蒼雉奉職，靈鼉自梁，折葦為舟，憑力可渡，始知德通於物，孟門失險，道清將順，劒閣自開，行舉洞庭之樂，放畜長洲之苑，會玉帛於塗山，樹銅柱於南極。

賀老人星表

冥貺未已，靈應猶臻。以某夜老人星見，達旦揚光，經旬未滅；雖三星共色，五老同遊，擬之於此，故無與匹。自非玄風感極，聖敬迴天，何能使休徵祕祉，相尋而至。故以朝夕相趨，史無停筆。

為文襄讓尚書令表

揚職萬機，總任百揆，懸衡庶物，準納羣僚。何以助日月之光華，增天地之高厚。反鑒取照，匹此何難；倒裳求領，方之為易。

又表

正以晝覽太山，不假秋毫之察；夜仰列宿，豈藉燭龍之明。爵人以世，既非盛德之舉；公門有私，故是陵夷之運。

為李衛軍以國子祭酒讓東平王表

臣聞運舟歸於積水，致遠在於逸足，未有涓澮之流，可成奔飛之用，駑蹇之乘，而有滅沒之功。既列趙衰，先人之敏，請同虞邱退身之義。具官臣某，民望時宗，聲實攸在，斧藻川流，雕篆霞蔚，蕉蒲既茂，枝葉實繁。故以學窮齊魯，聲高梁魏，詔美司朝，僉諧允在。伏願廻恩徙授，以答具瞻。

為彭城王韶讓侍中表

貂鼮〈《太平御覽》二百十九作鼬。〉暎首，日月在前。〈《御覽》作躬。〉冠蓋庶僚，跨躡多士。雖智慚量力，明闕自知；在梁之譏，無待諠華之議；素餐之責，豈須噂　之口。何悟天之情眷，〈《御覽》作天情方眷。〉復延今寵。遂總錄百揆，寅亮萬機，文昌治本，得失所繫，用才長短，隆替〈《御覽》替下有以之二字。〉何容以斯豈得，〈《御覽》作寡薄。〉用膺茲忝。

為潘司徒樂讓表

武皇帝運屬繼元，事深微禹，摧蚩尤之陣，破尋邑之師。義開金石，理勗庸駘。遂日奉羈勒，有事風塵。徒備鳥背之毛，曾無馬箠之力。

為司空景讓表

屬平，分廣施，造物多品，長短入用，小人見收，連采台階，堪均鼎足。昨者謫見垂象，災起潛伏，此之爲累，非直微躬。

奏

請置學及修立明堂奏

世室明堂，顯於周、夏；一黌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以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哲言，育青衿而敷教典，用能享國長久，風徽萬祀者也。爰暨亡秦，改革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黎。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代。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故西京有六學之義，東都有三本之盛。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列校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劒弗追。世宗統歷，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逮爲山，還停一簣。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荊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塼石之功；墉構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址不修，仍同邱畎，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宗事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佇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矣，酬之以祿。如此則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爲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宴，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尚方雕靡之作，頗省永齲土木之功，拜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世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寺顯麗於中。更明古今，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序，遊、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

書

答袁肇修書

（魏齊世臺郎，多交通饟遺。肇修在尚書十年，未曾受升酒之饋。邵時為尚書，與肇修有舊，每於省中語戲，常呼肇修為清郎。大寧初，肇修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經歷兗州，時邵為兗州刺史。別後遣送白紬為信，肇修不受，與邵書，邵答之。）

一日之贈，率爾不思。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為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遺辛術書

（術魏末遷東徐州刺史，為淮南經略使。齊天保元年，睢州刺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百口及資財盡賜術，三不許，術乃送所司，不復聞奏。邵聞，遺術書。）

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今足下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

序

蕭仁祖集序

蕭仁祖之文，可謂雕章間出。昔潘、陸齊軌，不襲建安之風，顏、謝同聲，遂革太元之氣，自漢逮晉，情賞猶自不諧，河北江南，意製本應相詭。

議

皇太子東面議

（天保元年，皇太子監國在西林園。冬，會羣議皆東面。二年於北城第內，冬，會又議東面，陸卬疑非禮，魏收改為西面，邢子才議欲依前。）

凡禮有同者，不可令異。詩說：「天子至於大夫，皆乘四馬，況以方面之少，何可皆不同乎？」若大子定西面者，王公卿大夫士，復何面邪？南面，人君正位。今一官之長，無不南面；太子聽政，亦南面坐。議者言皆晉舊事，太子在東宮西面，為避尊位，非為向臺殿也。子才以為東晉博議，依漢魏之舊，太子普臣四海，不以為嫌，又何疑於東面？禮「世子絕旁親」，「世子冠於阼」，「冢子生，接以太牢」。漢元著令，太子絕馳道。此皆禮同於君。又晉王公世子，攝命臨國，乘七旒安車，駕用三馬，禮同三公。近宋太子乘象輅，皆有同處，不以為嫌。況東面者，君臣通禮，獨何為避？明為向臺，所以然也。近皇太子在西林園，在於殿猶且東面，於北城非宮殿之處，更不得邪？諸人以東面

為尊，宴會避。案燕禮、燕義，君位在東，賓位則在西，君位在阼階，故有武王踐阼篇，不在西也。禮「乘君之車，不敢曠左。」君在，惡空其位，左亦在東，不在西也。「君在阼，夫人在房」，鄭注「人君尊東也」。前代及今，皇帝宴會接客，亦東堂西面。若以東面為貴，皇太子以儲后之禮，監國之重，別第宴臣賓，自得申其正位。禮者皆東宮臣屬，公卿接宴，觀禮而已。若以西面為卑，實是君之正位，太公不肯北面說丹書，西面則道之，西面乃尊也。君位南面，有東有西，何可皆避？且事雖少異，有可相比者。周公，臣也；太子，子也。周公為冢宰，太子為儲貳。明堂尊於別第，朝諸侯重於宴臣賓，南面貴於東面。臣疎於子，冢宰輕於儲貳。周公攝政，得在明堂南面朝諸侯，今太子監國，不得於別第異宮東面宴客，情所未安。且君行以太子監國，君宴不以公卿為賓，明父子無嫌，君臣有嫌。案儀注，親王受詔冠婚，皇子皇女皆東面。今不約王公南面，而獨約太子，何所取邪？議者南尊，改就西面，轉君位，更非合禮。方面既少，難為節文。東西二面，君臣通用，太子宜然，於理為允。

宮吏之姓與太子同名議

案《曲禮》「大夫士之子，不與世子同名」，鄭注云：「若先之生，亦不改。」漢法，天子登位，布名於天下，四海之內，無不咸避。案《春秋經》「衛石惡出奔晉」，在衛侯衍卒之前，其子惡始立，明石惡於長子同名。諸侯長子在一國之內，與皇太子於天子，禮亦不異。鄭言先生不改，蓋以此義。衛石惡、宋向戌，皆與君同名，《春秋》不譏。皇太子雖有儲貳之重，未為海內所避，何容便改人姓？然事有消息，不得皆同於古。宮吏至微，而有所犯，朝名從事，亦是難安。宜聽出宮尚書，更補他職。

改葬服議

（王元軌子欲改葬祖及祖母，列上，未知所服。子才議曰：）

《禮》「改葬緦麻」。鄭玄注：「臣為君，子為父，妻為夫。」唯三人而已。然嫡曾孫、孫承重者，曾祖父母、祖父母改葬，既並三年之服，皆應服緦。而止言三人，若非遺漏，便是舉其略耳。

訊囚請占議

（準舊皆評囚取占，然後送付廷尉。邵以為不可。）

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丞相不問，鬬人虞官，弓招不進，豈使尸祝兼刀匕之役，家長侵雞犬之功。

頌

甘露頌七首

歷選列辟，逖聽前聞。三才易統，五運相君。皇極攸序，庶類以分。乃忠乃敬，或質或文。

赫矣景命，蒸哉上聖。大德莫名，至道無競。川停岳路，雲臨水鏡。望日齊明，瞻天比映。

功深微禹，業隆作周。英華內積，文教外修。廣輪四海，提封十洲。紫川北注，赤水南流。

宸居兩楹，恭已萬國。聖敬日漸，王猷允塞。禮有大成，樂無慙德。用天之道，順帝之則。

政平民豫，歲稔時和。九功惟敘，九叙惟歌。風輪踶漢，毛舟沈河。玉龜出沼，鳴鳳在阿。

休徵屢動，感極迴天。流甘委素，玉潤氷鮮。蜜房下結，珠琲上懸。布濩林野，灑散旌旃。

日月已明，宇宙已廓。鼓缶成詠，挹水為樂。以為玄黃，猶參沃若。取慰天壤，用忘溝壑。

銘

文襄金像銘

妙形難象，至理希詮。形之所極，理亦在焉。悟茲空假，勞此葢纏。式圖　　祕，用結來緣。丹青並飾，金玉同鐫。神儀內瑩，寶相外宣。圓光照耀，映被無邊。靈應昞響，感發大千。鍾福旒纊，其永如天。歸慶怙恃，壽等南山。凡厥親類，宜其永年。誠歸妙覺，標志上玄。託銘斯在，曠劫方傳。

獻武皇帝寺銘

惟睿作聖，有縱自天，匡國庇民，再造區夏，功高伊呂，道邁桓文，雖住止域中，而神遊方外，影響妙法，咫尺天人，曉夜自分，不勞鷄鶴之助，六時靡惑，非待壺箭之功，永寄將來，傳之不朽。詞曰：

用分行坐，以敦戒行，苦罪祈福，傲狠成敬。萬國咸亨，一人有慶。方傳自久，是用成詠。

碑

廣平王碑

公分氣氤氳，稟靈昭晉，基構輪奐，源流濬遠，積石莫之方，委水不能喻，山瀆效神，辰昴降德，自天攸縱，鬱為時宗，墻宇淹曠，標格秀遠，道亞生知，德均殆庶，日月在躬，水鏡被物，望青松而比秀，干白雲而上征，侍講金華，叅遊銅雀，出陪芝蓋，入奉桂室，充會友之選，當拾遺之舉，發言為論，受詔成文，碧鷄自口，靈蛇在握，方見建安之體，復聞正始之音。公年方弱冠，而位居寮右，道被生民，惠漸萬物，鬱為雅俗之表，峨成社稷之鎮，公孫聲動天下，已非其倫，管子光照鄰國，孰云能擬，方謂膺斯多福，降此永年，奪搏風之逸羽，窮送日之遠路，同岐山之嘉會，陪岱宗之盛禮，而羣飛在辰，橫流具及，山崩川竭，星霣日銷，崑嶽既燬，玉石俱燼，蘭挺則芬，玉生則潤，泱泱萬源，落落千仞，我有徽猷，金聲玉振，志猶學海，業比登山，蜘躕緹衮，絳帳韋編，尋微啟奧，敷理入玄，天地或終，山河匪壽，昔日先民，誰堪長久，立言立事，責之身後，式銘景行，是為不朽。

冀州刺史封隆之碑

公世載儒雅之風，家傳鍾鼎之業，出三代而克阜，歷兩都而盛轉。五世祖游。游子孚，

耟斯鳥獸，狹此邱壑，濡足焚首，念在一匡，委質中山，並充衮闕，故已援墜拯溺，大庇生民，祖定功業，建旆懷藩，揚旌冀部，耳目相接，歌詠獨存。父司空孝宣公，稟潤玉府，承華桂簿，望振鷺而齊舉，軼歸鴻而並運，以茲一德，光事三主，七登九伯之重，再處八元之任，必有餘慶，事屬才子，莫之與京，理歸世祿，非因原隰之氣，詎待河岳之靈，發純粹而成址，稟中和而樹質，神體秀異，志識閒爽，幼體成人，弱不好弄，同鳳凰之五色，非豫章之七年。太昌初，平洛，除侍中驃騎大將軍，密勿樞功，逶迤衮職，貂蟬承弁，華藻披衣，鳴雙璜於峻陛，驅六轡於廣路，升華輦以弼一人，踐泰階而平天下。

景明寺碑

九土殊方，四生舛類，昏識異受，修短共時，德表生民，不救太山之朽壤，義同列辟，豈濟灤水之淪胥，漂鹵倒戈之勢，浮江駕海之力，孰不曠息相催，飛馳共盡，泡沫不足成喻，風電詎可為言，而皆遷延愛欲，馳逐生死，眷彼深塵，迷茲大夜，坐積薪於火宅，負沉石於苦海，結習靡倦，憂畏延長，身世其猶夢想，榮名譬諸幻化，未能照彼因緣，體茲空假，祛洗累惑，擯落塵埃，苦器易彫，危城難久，自發迹有生，會道無上，劫代緬邈，朕跡遐長，草木不能況缺，塵沙莫之比形，日晷停流，星光輟運，香雨旁注，甘露上懸，降靈迦衛，擁迹忍土，智出須彌，德踰大地，道尊世上，義重天中。銘曰：

大道何名，至功不器。理有罔適，法無殊致。能以託生，降體凡位。正覺如遠，一念斯至。德尊三界，神感四大。川流自斷，火室不然。衣生寶樹，座踊芳蓮。智固有極，道暢無邊。

并州寺碑

夫至道密微，無跡可覩，神功感應，有理斯存，雖慧日已照，而大夜莫曉，香雨時流，而深塵未息，曠劫悠緬，歷代遐長，眇眇世羅，無能免其一目，汎汎慾網，孰能解其三面。自大教遷流，行於中土，希向之士，烟踊沙屬，洹沙未足為言，積塵所不能喻，皆云出沒生死之河，浮沉愛欲之海，未有矯然獨悟，脫落身名，望彼岸而攸往，汎寶船而利涉。

論議

文宣帝謚議

伏惟聖德光遠，神猷弘大，初自登庸，民譽所集，把尺持刀，成務斯在，百揆載清，四門唯穆。及天眷既屬，人謀所歸，鳥獸遷情，士女革面，敬順天人，拱揖羣后，處無上之尊，居域中之大，禮盛樂修，時和歲稔，海內有截，天下泰然，猶憂勞億兆，經營四國，同虞、舜之巡省，若軒轅之靡寧，威武紛紜，神功四暢，怨西以東，化南自北，臨瀚海以浴兵，登天山而紲馬，左縈右拂，擬歌成章，方朝百神於太華，受萬國於稽嶺，升中增封，高拱垂衣，而天喪黎庶，奄捐四海，考妣之慕，實被含生，稱天作誄，抑惟恒數，故以名追實，盡物未臻其美，屈道從制，一日可以成名。

哀策文

文宣帝哀策文

皇路啟扉，輜蔇弛殯，八挍案部，六卿且引，攀蜃輅而雨泣，仰穹蒼而撫心，悲風發而地駭，愁雲興而景沈，哲王垂範，有訓有則，式奉話言，光敷令德，其辭曰：

四象更運，九天代名。通三以王，得一為貞。是應玄德，實啟蒼精。風后之陳，師尚之兵。三奇六合，七變五成。授戈推轂，稟律龔行。野無完陳，邑少堅城。經營四海，劬勞百姓。芝蓋夕臨，羽旄晨映。地不掩瑞，天不愛寶。既丹其雀，又朱其草。莫黑已素，莫赤自皓。百獸斯蹈，五靈載擾。甘露瀼瀼，青龍矯矯。武功已暢，文教未窮。方偃烽堠，銷戟藏弓。齊光日月，比祚華嵩。而氛祲日下，星闇虛中。奄捐朝市，長棄華戎。道宣末命，義闡餘風。六縪已散，九旗方卷。見容衛之虛歸，知平生之日遠。同乘雲而永逝，異騎龍之更反。清笳奏兮野風急，金鼓震兮日光晚。千官悲而雨注，萬國哀而露泫。萬事同盡，百慮俱收。劒舄永去，衣冠自遊。音儀已謝，神教空留。知英聲與至德，當無絕兮千秋。

墓誌

太尉韓公墓誌

立事立言，是為勿替，上公世德，實繫不朽。雖將相無種，而公卿有門，是以萬鍾四牡，曷弈於徃代，長組高冠，陸離於前祀，及負笈追陪，結友從師，先難後易，身佚功倍，

皆神遊隅隩，理合精微，非存甯越，廢寢食以存道，久殊高鳳，忘冠履以成業，皎皎獨照，旁絕囂滓，亭亭孤出，入自雲霞，忘情譽毀，同嗣宗之於善惡，齊心得喪，若叔夜之於慍喜，方將受在三九，追蹤二八，弘大道以事一人，敷至理以安百姓，而天德不厚，神聽多愆，仁勇一亡，辯智同盡。

李禮之墓誌

食有奇味，相待乃餐。衣無常主，易之而出。

樂府

思公子

綺羅日減帶　　桃李無顏色

思君君未歸　　君來豈相識

詩

三日華林園公宴

迴鑾自樂野，弭蓋屬瑤池。

五丞接光景，七友樹風儀。

芳春時欲遽，覽物惜將移。

新萍已胃沼，餘花尚滿枝。

草滋徑蕪沒，林長山蔽虧。

芳筵羅玉俎，激水漾金卮。

歌聲斷以續，舞袖合還離。

冬夜酬魏少傅直史館

年病從橫至，動息不自安。

兼豆未能飽，重裘詎解寒。

況乃冬之夜，霜氣有餘酸。

風音響北牖，月影度南端。

燈光明且滅，華燭新復殘。

衰顏依　　改，壯志與時闌。

體羸不盡帶，髮落强扶冠。

夜景將欲近，夕息故無寬。

忽有清風贈，辭義婉如蘭。

先言歎三友，次言慙一官。

麗　　髙鄭、衛，專學美齊、韓。

審諭一作「喻」雖有屬，筆削少能干一作「刊」。

髙足自無限，積風良可摶。

空想青門易，窮見赤松難。

寄語東山道，髙駕且盤桓。

冬日傷志篇

昔時惰遊士，任性少矜裁。

朝驅一作「馳」瑪瑙勒，夕銜熊耳杯。

折花步淇水，撫琴望叢臺。

繁華夙昔改，衰病一時來。

重以三冬月，愁雲聚復開。

天高日色淺，林勁鳥聲哀。

終風激簷宇，餘雪溝條枚。

遨遊昔宛洛，踟躕今草萊。

時事方去矣，撫己獨傷懷一作「懷哉」。

七夕

盈盈河水側，朝朝長歎息。

不恻漸衰苦，波流詎可測。

秋期忽云至，停梭理容色。

束衿未解帶，迴鑾已沾軾。

不見眼中人，誰堪機上織。

願逐青鳥去，蹔因希羽翼。

齊韋道遜晚春宴

日斜賓館晚，風輕麥　　初。

簷喧巢幕燕，池躍戲蓮魚。

石聲隨流響，桐影傍巖疎。

誰能千里外，獨寄八行書？

應詔甘露詩

膏露且漸洽，凝液汩旍旗。

草木盡霑被，玉散復珠霏。

誰謂穹昊遠，道合若應機？

賀老人星詩

瑞動星光照，化穆月輪重。

庶徵符祉籙，將以贊時雍。

附錄

本傳

邢邵，字子才，河間鄚人，魏太常貞之後。父虬，魏光祿卿。邵小字吉，少時有避，遂不行名。年五歲，魏吏部郎清河崔亮見而奇之，曰：「此子後當大成，位望通顯。」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彊記，日誦萬餘言。族兄巒，有《人倫鑒》，謂子弟曰：

「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少在洛陽，會天下無事，與時名勝專以山水遊宴為娛，不暇勤業。嘗因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略能遍記之。後因飲謔倦，方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記，無所遺忘。文章典麗，既贍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嘗與右北平陽固、河東裴伯茂、從兄罕、河南陸道暉等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卲皆為誦之。諸人有不認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人方之王粲。吏部尚書隴西李神儁大相欽重，引為忘年之交。

釋巾為魏宣武挽郎，除奉朝請，遷著作佐郎。深為領軍元乂所禮，乂新除遷尚書令，神儁與陳郡袁翻在席，乂令卲作謝表，須臾便成，以示諸賓。神儁曰：「邢卲此表，足使袁公變色。」孝昌初，與黃門侍郎李琰之對典朝儀。自孝明之後，文雅大盛，卲雕蟲之美，獨步當時，每一文初出，京師為之紙貴，讀誦俄遍遠近。于時袁翻與范陽祖瑩位望通顯，文筆之美，見稱先達，以卲藻思華贍，深共嫉之。每洛中貴人拜職，多憑卲為謝表。嘗有一貴勝初受官，大集賓食，翻與卲俱在坐。翻意主人託其為讓表，遂命卲作之。翻甚不悅，每告人云：「邢家小兒當客作章表，自買黃紙，寫而送之。」卲恐為翻所害，乃辭以疾。屬尚書令元羅出鎮青州，啓為府司馬。遂在青土，終日酣賞，盡山泉之致。

永安初，累遷中書侍郎，所作詔誥，文體宏麗。及爾朱榮入洛，京師擾亂，卲與弘農楊愔避地嵩高山。普泰中，兼給事黃門侍郎，尋為散騎常侍。太昌初，勑令恒直內省，給御食，令覆按尚書門下事，凡除大官，先問其可否，然後施行。除衛將軍、國子祭酒。以親老還鄉，詔所在特給兵力五人，并令歲一入朝，以備顧問。丁母憂，哀毀過禮。後楊愔與魏收及卲請置學及修立明堂，勑有司別議經始。

累遷太常卿、中書監，攝國子祭酒。是時朝臣多守一職，帶領二官甚少，卲頓居三職，並是文學之首，當世榮之。世宗幸晉陽，路中頻有甘露之瑞，朝臣皆作《甘露頌》，尚書符令卲為之序。及文宣皇帝崩，凶禮多見訊訪，勑撰哀策。後授特進，卒。

卲率情簡素，內行修謹，兄弟親姻之間，稱為雍睦。博覽墳籍，無不通曉，晚年尤以《五經》章句為意，窮其指要。吉兇禮儀，公私咨稟，質疑去惑，為世指南。每公卿會議，事關典政，卲援筆立成，證引該洽。帝命朝章，敢定俄頃。詞致宏遠，獨步當時。與濟陰溫子昇為文士之冠，世論謂之溫、邢。鉅鹿魏收，雖天才艷發，而年事在二人之後，故子昇死後，方稱邢、魏焉。雖望實兼重，不以才位傲物。脫略簡易，不修威儀，車服器用，充事而已。有齋不居，坐臥恒在一小屋。果餌之屬，或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噉。天姿質素，特安異同，士無賢愚，皆能顧接，對客或解衣覓蝨，且與劇談。有書甚

多，而不甚讐校。見人校書，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始復校此。且誤書思之，更是一適。」妻弟李季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與婦甚疎，未嘗內宿。自云嘗晝入內閣，為狗所吠，言畢便撫掌大笑。性好談賞，不能閑獨，公事歸休，恒須賓客自伴。事寡嫂甚謹，養孤子恕，慈受特深。在兗州，有都信云恕疾，便憂之，廢寢食，顏色貶損。及卒，人士為之傷心，痛悼雖甚，竟不再哭，賓客吊慰，抆淚而已。其高情達識，開遣滯累，東吳以還，所未有也。有集三十卷，見行於世。子大寶，有文情。孼子大德、大道，略不識字焉。

此南北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

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